



九葬九迁 十葬万年

祖父兄弟三人和大伯公的长子在印尼经商发了财，就在家乡盖起了一座楼：集成楼，四家人搬进了新屋。住进新屋后不久，母亲去世了。那时，我才几岁。我搬了一个小凳子，坐在母亲床前，上去用手推她：“阿姆（母亲），䟽（音hòng）（起）床，䟽床。”母亲再没有起来。哥哥走过来把我抱走了。这是我记事以后，哥哥对我讲的。

家乡有个习俗，人快要死了，就要从卧室抬到厅下（正堂）安放，叫“出厅下”。儿女们都要围在身边。出厅下，儿女在，才算是有福气。

我五、六岁已经记事的时候，四叔公过世了。记得四叔公快要断气了，细叔婆急急忙忙地叫来几个人，在厅下铺上一块木板床，床上铺上铺盖，把四叔公从卧室抬出来放上。一家人围着，放声大哭。一边哭还一边高声喊：你怎么丢下我们就走了！我们可怎么过啊！不久，四叔公就过身（过世）了。家里人很快给他穿上新衫（衣）、新袜子、新布鞋，戴上新帽子，又忙着到亲戚朋友家报生（报丧）。



大厅并放着四张八仙桌。桌上放着灵屋（给死者做的纸房子）、香火蜡烛和贡品。

灵屋是用竹枝做架，再用各种颜色的纸糊成的一座几层的楼屋。有门有窗，有楼台庭阁，还有各种人物。有端茶倒水的仕女，有点烟的仕童，五颜六色挺好看的。

灵屋前正中放着遗像，摆着香炉，炉中央插着一大把香。香炉两侧的烛台里各插着一根粗粗的蜡烛。点燃着的蜡烛发出很亮很亮的光。

香炉后面排列着供品，第一排一把茶壶，几只茶杯，杯子里斟满了茶水。第二排一把酒壶，几只酒杯，杯子里斟满了米酒。第三排是干鲜果品。最后一排，放着一个大圆盘，中间一只煮熟了的鸡，左边一条熟鱼，右边一块长长的熟猪肉。

还山（出殡）前，尸体要在厅下（正堂）停放三两天。停放期间，每天一早一晚，敲铜锣，铜锣一响，四叔公一家人就会哭上一阵子。亲戚、朋友来探青（吊丧），也会敲响铜锣。来人一进门就哭，直哭到死者身边。把一条狭长的红布条盖在死者身上。红布条的一端贴着一块园园的形状像银元似的金色的剪纸。这种红布条叫“明镜”。

接下来入殓，分大殓和小殓。小殓只是将死者



移入棺内，不加棺盖。入棺后的四叔公左手握把扇子，右手拿着米粢（米粉糕）。听说拿粢是给狗吃的，到了阴间要过狗岗，把粢丢给狗吃，才不会被伤害。棺材里还放了些随葬品，都是四叔公平时喜欢和常用的，有水烟筒、拐棍和眼镜。

一天晚上，我从二楼下来，到一楼我家的房间去取衣服，只见厅下黑乎乎的一个也没有，只有敞着口的棺材。我害怕极了，真怕四叔公突然从里面坐起来，就使劲跑了过去。

盖上棺盖，钉上钉子，是大殓。棺材钉上后，还用桐油刷一遍，把缝隙堵上。

亲友们送的丧礼中，有一丈多长的宽幅布。上面贴有剪字，右上方书写着死者某某人千古，左下边书写某某人敬挽。这些宽幅布有横也有竖。横的叫“横屏”，竖的叫“挽幛”，全都挂在厅堂的墙壁上。做完丧事，这么多的布，可以用来做衣服，全家老大细嫩（老老少少）都有一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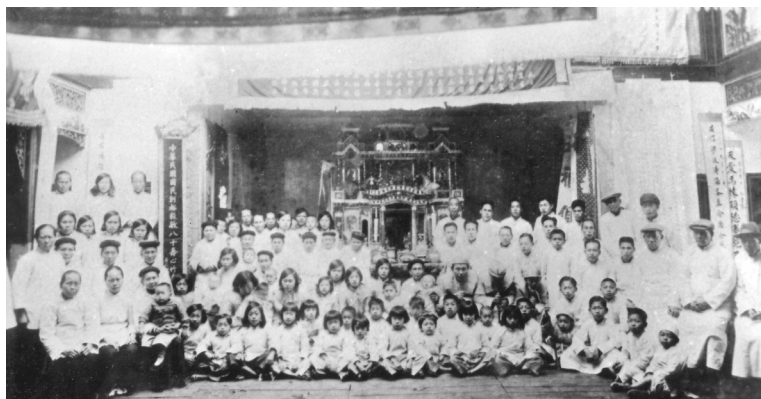
有钱人家里死了人，要请和尚或者斋嬷（尼姑），为死人做斋（佛事）。根据钱的多少，做斋的时间也有长短。只做半夜的叫“救苦”，做一日一夜的叫“鸭嬷斋”，做一日两夜，甚至三日四夜的就是“做大斋”了。四叔公的佛事足足做了三日



四夜，不仅请了和尚，还请了斋嬷；和尚、斋嬷一起做，这是集成楼历时最长，花钱最多的丧事。白天夜里连着做，还要供客人们吃饭、住宿。集成楼两个大厅中间的天井上面铺上了木质的天井板，这样一来，地面宽阔多了，有三个大厅那么大，可以容纳许多人摆许多酒席了。这些一块块杉板是做屋时就做好的，凡做红白好事、过年都会铺盖在天井上。

做佛事的时候，上厅和尚，下厅斋嬷，各做各的。有人喜欢听和尚念经，也有人喜欢看斋嬷打锣钹花，各听各的，各看各的。我跟着哥哥姐姐们来回跑，一会儿去上厅看看，一会儿又到下厅瞅瞅。

上厅八仙桌右侧坐着一个和尚，前面架着一付锣鼓和铜钵，一边敲打着，一边哼哼唧唧地唱着。



二伯公李华生仙逝，做丧事时的合影。（前排左起坐地第八位是作者）



还有一个和尚带着四叔公的子侄们围着棺材转。子侄们身穿长到脚面的白色的布孝服，儿孙、曾孙们上身还穿着短麻衫，头戴麻帽，腰上系着麻绳。长子手里端着香炉，次子手里拿着幡，其他的儿孙、子侄每人手里拿着一支点燃着的香，跟在和尚后边慢慢地围着灵屋转着，转到佛经唱完了为止。说是这样一唱，死者到了阴间才能安然渡过什么刀山，火海，狗岗，阎王小鬼们把守的关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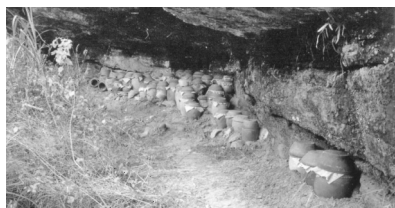
上厅和下厅的两面墙壁上都挂满了又宽又长的画。这些画都是和尚和斋嬷带来的。上面画着阎罗王和小鬼们在阴间残害死者的可怕的彩色图画。一张画着把人倒吊着，两个小鬼有用锯从两腿之间往下把他锯成两半，血哗哗的流下来。一张是把人倒着塞进大石磨里磨碎，磨出来的血浆从磨盘上流下来。一张是两个小鬼抬着人往刀山上压，人就插在刀山上，刀尖从身体上穿透过来，流着血。还有被扔到火海里去的，被一群狗撕咬的，被砍头的。这些画，画得都是血淋淋的，看着叫我害怕。我问阿婆为什么要残害这些人，阿婆说，因为他们活着的时候作恶，所以遭受这些惩罚，所以人活着要多做善事。

做完斋就该“还山”（出殡）了。把棺木抬出



屋，放在两条长凳上，用红羊毡盖好。四个大男人抬起棺木往山上走去。一路上可热闹了，前面有人敲锣打鼓开道，放鞭炮。棺前有一个男人提着一篮子纸钱，一把又一把地往上扔出去，一张张的纸钱从空中飘落下来，散落在道路上。还有些人举着横屏和挽幛。横屏是横幅的，用一根竹竿把它横着挂起来，两个人一边一个抬着；挽幛是竖幅的，用竹竿竖着挂起来，一个人举着。敲锣打鼓的、放鞭炮的、撒路纸（送葬路上撒放纸钱）的，举着横屏和挽幛的走在前面，接着的是抬棺木的，棺木后面还跟着孝子孝孙和送葬的宾客。到了墓地，把棺木放进早就挖好了的长方形的墓坊（墓穴）里，埋好，用土堆起一座高高的坟头，坟头前立个石墓碑，上面书写着某某人之墓。

还山时，人们把摆放在大厅里的灵屋，纸做的人力车和人力车夫抬到老屋光裕楼前的泥地上烧了。我第一次见到这个人力车夫和人力车，是在集



寄存在山岩下的金罍。



这是中国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半坡遗址（距今七、八千年）的瓮棺群。



成楼的大厅里。那时，我正从楼上下来，忽然见到楼梯口站着一个人，比我的个子还高，一动也不动，吓了我一跳。仔细一看，才知道是纸做的。虽然是纸糊的，但猛一看，很像真人，身穿蓝衫黑裤，头上还带着一顶草帽。一同烧掉的还有一个纸做的很大很高的人，样子就像门神，凶神恶煞的，我要仰着头才能看到他的嘴脸。这么高的一个大家伙，是在集成楼的大门外糊起来的。

我的家乡白宫，盛行二次葬，第一次埋葬叫小葬。死者埋葬三、五年后，要掘开坟墓，拾起骸骨，按人体骨骼结构层次迭入金罍（放尸骨的陶土的坛子）内，把金罍放在山脚下的一个背风避雨的凹处，上面盖好盖子，盖顶上放几张纸宝，用石头压住。请地理先生（风水先生），选好地方和时间，再把盛放尸骨的金罍埋葬在做好了的地里。第二次葬叫“大葬”。

我阿公大葬的地方不在鲤溪，而是在很远的白宫田心村的岭下。那里请来一位地理先生，便请他选择大葬的地点。这位地理先生看



找到风水宝地将金罍重葬，这种二次葬的风俗至今犹存。



上去有六、七十岁了，个子高高的，有点胖，穿一身黑色的衣裤，一只手的手腕上带着玉石手镯。地理先生天天带着罗盘，到附近的山上去转，终于找到一块风水宝地。又按照他选定的日子，修筑了坟墓。墓地的构筑是穹窿式的，前低后高，前后合围，由墓头、墓碑、坟堂、内外拜坛组成。墓碑上除了刻有阿公的名讳外，还刻有子孙的名字，女儿和儿媳的名字是不能刻上去的。

从鲤溪村到岭下村有十几里路，从岭下村到墓地又有几里路。墓地在一座山的山头上，背靠着山，前面有一条河，视野十分开阔，的确是一个好去处，只是离我家太远了，去一次很不容易。

阿公大葬的那一天，一家人挑着上供用的酒茶和鸡鸭鱼肉上路了。阿公的儿孙和子侄们，每个人手提一支灯笼，里面点燃了一支蜡烛，外边写着一个“李”字，手里还拿了一支点燃的红香。到了墓地，在石碑后早已挖好了一个圆形的墓穴，把金罍端端正正地摆放在里面，填上土，堆起坟堆，坟堆上面铺上石灰沙土。以后，每年到了清明节，家里人都要拿上贡品去扫墓（客家话叫“酹(sāi)地”），把墓地周围的杂草除掉，把地堂里的泥沙铲干净。收拾干净了，才在墓碑前点燃一对蜡烛和



一把香，摆上五杯茶、五碗黄酒和五盘点心。地堂里摆上鸡、猪肉和鱼。墓地后边用十二张正正方方的黄纸，摆成半圆形围绕着墓地。待香火燃到一多半时，家人和亲友们便烧起纸宝，放起鞭炮，双手合十向着墓碑三鞠躬，祈求在阴间的亲人保佑全家平安。

客家有句话叫做“九葬九迁，十葬万年。”我想，大概是因为客家人崇拜祖先的风气很盛，再加上不断的迁徙，才有了这样的说法。为了不失去祖上的庇护，索性带上祖先的骸骨一同迁徙，一旦找到安居之地，再重新安葬。于是洗骨迁葬，便成了客家人独有的风俗。二次葬恐怕就是这种风俗的延续。

四叔公死的挺有福气的，有儿有女在身边，而且是在大厅里死的。母亲却没有这样的福气。母亲是在四叔公之前去世的，她去世的时候，身边只有哥哥和阿婆，她没能见到我最后一面。而且，她也没有“出厅下”，而是死在自己的卧室里的。

听老人们讲，母亲在生下我以后不久，就得了病，咳嗽，有时候还咳血。后来病越来越重了，卧床不起。母亲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。母亲一倒下，阿婆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就把我送到外婆家，还请来



了我的慈珍舅母帮忙。外婆家在澄岗岭，离我家有十几里路。母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，眼看不行了，阿婆就赶紧叫人让外婆带我回来，让母亲见我最后一面。但终于没有见到。

本来母亲应该“出厅下”的，却遭到细叔婆的反对。细叔婆的理由是，这是一所刚住进去不久的新屋，在母亲之前还没有长辈出过厅下，不能让年轻人走在老人之前。否则，不吉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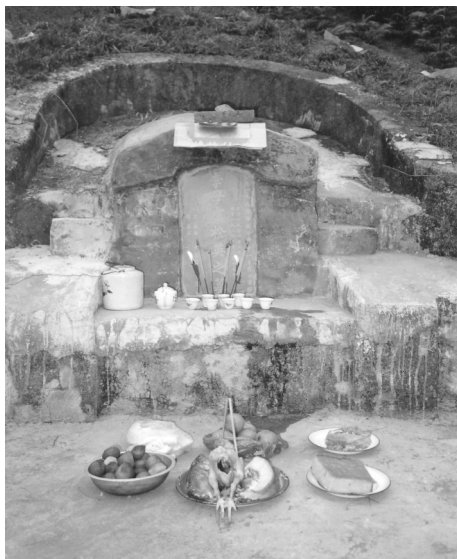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外婆却不这么看，只要一提起这件事，她总是愤愤不平地对我说：“你母亲是有儿有女的人，就该让她出厅下，因为有个叔婆做鬼，不让你母亲出厅下。胡乱说什么这个新屋还没有长辈出过厅下，让她出了，就会把新厅下弄脏了！你阿婆是好人，就是没有主意！那叔婆真会欺负人！”

听了外婆的话我才知道，没有生儿育女的女人也是不能出厅下的。但阿婆是个好人。她在四叔婆面前，是长辈，四叔婆要叫她阿嫂。但阿婆待人和善、宽厚，从不和别人计较。大家都尊敬她，喜欢她。阿婆说：“侬（我）自己么（没有）心白（儿媳）的福气，好不容易讨到一个好心白，她又不肯跟着我过下去。老了也么人帮侬做细（干活），还要带细子（小孩）。 ”



毓伯母是个二房的媳妇，我母亲叫她毓嫂。年龄相当，也很要好。我听毓伯母说，母亲很会服侍老人，也很会服侍丈夫。她总是把你父亲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，叠得整整齐齐的，每件衣服里总要放一块手绢，给你父亲擦汗用。你父亲过番（出国）以前在西阳中学教书，每星期六回家，星期天下午再回去。你母亲一到星期六就高兴了，可是到星期天就难受了。你父亲一回来，她就像有了依靠，因为她怕你阿公，说你阿公凶恶相，不苟言笑，好怕他。

钟屋有个阿龙伯母，她有几个女儿，和我年龄相仿，我经常到她们那里去玩。我们家养的鸭子都是水鸭，而她们那里却有旱鸭，也叫番鸭，有黑色的，也有黑白色相间的。番鸭不下河，放在屋内的天井里养。



母亲的墓。墓碑前燃上香、烛，有酒有茶，墓堂里有“三牲”等供品。



我和钟清娇、钟清瑞几个女孩，经常逗旱鸭子玩。阿龙伯母每每见到我都会说：“阿莉多像她的母亲啊！这么好的人，这么早就死了，真冤枉啊！你的妈妈不知道有多能干呢！她割的薅基（柴）大大的两捆，比人家割得都多，挑着走时，样子可轻松了！”

我母亲也大葬过了，就葬在鲤溪村，王屋后面的山坡上。每年清明节，阿婆都会带着我给她扫墓。